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九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

甲寅朱子六十五歲

乞修三禮劄子云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

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鐘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

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蹤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衙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是時朱子在朝上此劄子旋即去國後來費許多工夫編成通解一書喪祭二禮以家禮與通解參酌以爲式講求服習者有儀以習其升降進退拜揖之節有物以

達其尊敬孝愛遜讓之忱又有義以講明天理人心性情中和之體用學之草莽推之大廷萬世定規也所難者朱子教人學禮眞誠之意人不知耳必得人如黃勉齋陳安卿兩先生者或爲鄉大夫或爲鄉先生興起士民禮讓之眞心扶持士民禮讓之醕俗庶不失朱子苦心也夫

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云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爲有志之士不遠千里求師取友至於是邦者無所棲泊以爲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剏新館延請故本司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

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比年以來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蒙被訓詞深以講學教人之務爲寄顧恨庸鄙弗克奉承到官兩月又困簿書未能一往謁殿升堂延見諸生詢考所合罷行事件庶革流弊以還舊規除已請到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撥入者庶幾有以上廣聖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爲學者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

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帖書院照會施行仍請一面
指揮若干人排備齋舍几案床榻之屬並帖錢糧官於本
州贍學料次錢又書院學糧內通融支給須至行遣
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云熹竊見荆湖南路安
撫司飛虎軍元係帥臣辛棄疾剏置所費財力以巨萬計
選募既精器械亦備經營葺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
不起蠻猺帖息一路賴之以安而自棄疾去鎮之後便有
指揮撥隸步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隸荆鄂副都統自此
之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陞差事權並在襄陽竊詳
當日剏置此軍本為彈壓湖南盜賊專隸本路帥司本路

別無頭段軍馬唯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近在目前行移快疾察探精審事權專一種種利便今乃遥隸襄陽襄陽乃爲控制北邊大敵自有大軍萬數何藉此軍爲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其將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紀律之疎密器械之利鈍豈能盡知而使制其升黜之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權不過禮數羈縻略相賓服而已於其軍政平日無由覺察及有調發然後從而節制之彼此不相諳委有誤事必矣欲望朝廷考究原來剏置此軍一宗本末照辛棄疾當時所請特賜敷奏別降指揮仍舊以湖南飛虎軍爲額其陞差節制一切事務並委帥臣

專制只令荆鄂副都統司每歲十月關湖廣總領所同共差官按拍事藝覺察有無闕額虛券雜役之類庶幾互相防檢緩急可恃

冬十月辛卯行宮便殿奏劄二曰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爲博鬬靡以爲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謬及妄庸則臣竊以爲過矣蓋臣天資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

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
驚惶不敢承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仁義
禮智之性而敘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
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
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身
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
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
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爲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
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
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於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至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

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之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

連血脈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狥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復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

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概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

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
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
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强盲聾扶
曳跛躄以污近侍之列而爲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
戰栗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此篇朱子告人君學治道理工夫是將自己平日用功
曲折甘苦歷歷寫出讀者不可草草誦說試深思之存
心能整齊否讀書能專一否於經史中能實見切己法
戒否於倫物中能實見切己道理否就四項密密體驗
乃知不曾窮理讀書終身在疑累面墻中不曾循序居

敬終身在奔趨跳蹐中有不禁悚然通身汗下者急急閉戶埋頭簡此四項切要指示之語做得三五年工夫方可與語學業以此為典型以此為宗主以此為神明自腳下起至於一夕何存未死之前無他法也守此而已

庚戌講筵留身奏四事

年譜云時有旨修葺東宮三數百間欲徙居之諫臣黃度將論近習遂以特批逐之朱子不勝憂慮乃具奏四事其畧曰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不當興此大役亦恐

畿甸百姓饑餓流離怨望忿切以生他變太上皇帝未有進見之期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憂苦晨昏之養尤不可闕不宜大興土木以適安便又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必以爲此徒備禮實無必求見我之心其深閉固拒亦宜矣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至殯宮之卜偏聽臺史謬妄之言但欲

於祐思諸陵之旁攢那遷就苟且了當旣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處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臣願陛下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臣願陛下入宮之後暫變服色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然後隨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忿怒之情亦宜雲消霧散而歡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紀綱臣又願

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凡號令之張弛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較量勿狥己見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亦望先寛七月之期攷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復思慮斷而行之上爲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此四事是當日新政大弊朱子痛切言之寧宗不知前席請教皆求治不誠羣小蒙蔽之故是以私欲橫行天理日就消亡也

閏月戊午朔編次講章以進

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爲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

之制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祖之初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宣祖爲昭而藏其祧主於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爲宗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眞宗爲穆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爲昭爲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爲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爲穆藏主如眞宗之制神宗爲昭祭第五室哲宗爲穆祭第六室徽宗爲昭祭第七室欽宗爲穆祭第八室高宗爲昭祭第九室孝宗爲穆祔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爲宗爲世室如太宗仁宗

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於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為安而於禮為順矣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詘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詘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詘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詘之

祭常少亦中事情故熹於此有感焉竊獨以爲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而無事也熹孤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

小貼子

熹謹按禮家先儒之説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爲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爲一世而太廟增爲九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末失也故熹狀中所擬太

廟世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詳考自僖祖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爲第三世尚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爲得乃不察此而欲一旦無故並遷僖宣二祖又强析太祖太宗各爲一世旣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退不及古之七尤爲乖繆無所據依政使熹說迂濶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並遷二祖析一爲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而合太祖太宗復爲一世以足九世之數伏乞詳察

熹旣爲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以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但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強弱之心雖於

祖考亦忘遷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並安石所當取者而并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並乞詳察

朱子行政一循舊制之善者初無功自己出之意飛虎軍遵辛制嶽麓書院遵劉制不祧信祖遵太祖制與程子之言以大公之心酌其一定不可易者行之則國家廢墜可次第修舉矣

乞進德劉子曰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爲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愧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

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僞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修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事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爲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

處益用力爲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君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强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泛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召之峻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强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爲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

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爲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願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一暮景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勵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其所欲則雖夕死瞑目無恨矣冒瀆宸聽臣無任悃欵激切之至取進止

此篇直繼召誥洛誥無逸立政之後接周召兩聖人之心傳與經並行天壤矣至今反復熟讀亢本求賢諮治安民之道無一不具其肫懇肝腸昭朗萬世而盥宗不

爲戚動豈非宋運之否哉

丙戌詔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辭

年譜云是日晚朱子請留身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卽降御批除宮觀趙汝愚樓鑰鄧驛劉光祖陳傅良皆爭留之不可有旨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遂行道除知江陵府辭初韓侂冑自謂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閔之惕然以爲憂因辭免職名已微寓其意又進對再三面陳之又數以手書遺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

復遠廬朱子獨懷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冑大怒陰與其黨謀去之而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慫間之意由是侂冑之計遂行朱子旣去國彭龜年遂攻侂冑省劄直批龜年與郡侂冑益張衣冠之禍蓋始此云

朱子任湖南善政不勝載理軍政興學校用人材其最大者任經筵盡職事亦不勝載議祧廟奏四事編講章參侂冑其最大者至於奏對劉子進德劉子其陳善責難之心直以商高宗周宣王望寧宗矣乃擯而不用自遠者德自比頑童奈亂國紀再傳而亡哀哉

十一月過玉山邑宰司馬邁請爲諸生講說其大畧云性

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卻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仁義禮知皆眞實而無妄者故信字更不須說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所謂情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知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時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

於四者之中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中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顚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又曰聖賢敎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疑故纔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學者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畧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至是不能遍觀博考

反復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旣蕩而爲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爲流俗之卑近此爲今日之大弊尤不可以不戒

仁義禮知之性受於天而具於心此天地生人之理至精至粹者也自孔子言仁聖門學者皆知求仁而義禮智或專言或聯及性之理始顯至孟子言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分別性情如指諸掌至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程子言性中只有箇仁義禮知四者夫然後仁義禮知之性發明條暢然其義旨深藏學者猶有不能解晰體認者至朱子出研窮

往訓凡數十年其於仁義禮知之性存之固養之熟統之於心驗之於行推之於家國天下眞見得體用一原顯微無閒無時不有無事不然故旣取聖賢之書章解而句晰之又日以此理引進後學反覆開示其受之者有所師承而傳之者無所流弊矣無如象山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眞但以知覺心意便認作性朱子於其講論不合處大聲疾呼攻其迷惑而卒不能使之一悟及其旣沒江西學子承其緒說煽其餘焰將率聰明篤實之士陷溺其中所以闡明心性情之德示人以知所反求之實更極力說破空虛曠蕩之病使人不致於迷惑

而不悟是以朱子聖學之純一無如此篇而閑聖道息邪說之嚴峻亦無如此篇也程王兩家亦稱前朝勤學之士乃讀此篇而不知悟則其陷溺之深如珠之沉於淵鏡之蝕其光而絕無醒悟之機以朱子此篇之委曲詳盡而不能動其機豈非學術人心之大不幸哉

滄洲精舍諭學者云老蘇自言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懼覰其外而駭然以驚又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

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卻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卻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湊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衍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

了無干涉何况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眞實見得眞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又諭學者云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

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按精舍成於甲寅十二月如存養玩索行履聖賢所說無一事不是實語此朱子以穩步正路明示學者能遵而行之有所見有所得方信字字是實也

朱子訓琮曰聖賢言語只管將來玩弄何益於己曰舊學生以論題商議非敢推尋立論曰不問如此只合下立脚不是偏在語言上去全無體察工夫所以神氣飛揚且如仲方主張克己之說只是治己還曾如此自治否仁之為

器重爲道遠舉莫能勝行莫能至果若以此自任是大事大事形神自是肅然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曾子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氣象何暇輕於立論仲方此去須覺識見只管遲鈍語言只管畏縮方是自家進處琮起謝云先生教誨深中膏肓如負芒刺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琮雖不敏請事斯語曰此意固然志不立後如何持得曰更願指教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是立志處

此段吳琮錄

或問人之生稟乎天之理以爲性其氣淸則爲知覺而心

又不可以知覺言當如何朱子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不可太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

此段舒高錄

朱子訓謙曰若切己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貫通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差了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己自家一箇渾身自無著處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

此段廖謙錄

又曰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

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又曰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

此二段龔蓋卿錄

按此六段句句切實精神不定不立志不識主宰何以爲學尤當警省者玩三魂七魄不知下落一段默驗自家魂魄只是隨物流轉豈不與禽獸一般急急收歛向身心中整齊體察玩本心之知一段識得自家本心之知原是全體通明最不可爲物遮蔽決宜向裏深入理

會如此用功方能默識主宰而存養之不負朱子教人
一片婆心也可不熟玩哉
又曰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
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
亡於漢儒其說亦好温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
王爲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致堂謂武帝若使
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某嘗謂若如
此差除那裏得來
因言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
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

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强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者大率朱子之意以爲封建井田皆易得致弊

或問修城事云修城一事費亦浩瀚恐事大力小兼不得人亦難做如今只靠兩寨兵固是費力又無馭衆之將可用張倅云向來靖康之變虜至長沙城不可守雖守臣之罪亦是濶遠難守朱子曰向見某州修城亦以濶遠之故稍縮令狹卻易修周伯壽云前此陳君舉長沙米倉酒庫自在城外萬一修得城完財物盡在城外不便只當移倉

庫不當修城曰此是秀才家應科舉議論倉庫自當移城自當修又云初益公任內只料用錢七萬令甎瓦之費已使了六萬所餘止一萬初料得少如今朝廷亦不肯添了

以上廖謙錄

玩此三段知朱子行政在大綱領處轉移師古法必通今制非若後儒拘執也

乙卯朱子六十六歲

答陳才卿云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

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按陳才卿集此書係朱子答才卿乙卯四月十八日拜朱先生書也才卿書所云存養省察之意不能自已等語最精密切近可爲後學進修門徑故朱子答之如此此時朱子涵養德性至純至熟不求而得不操而存亦已久矣格致亦只是一本貫通與涵養一致象山以爲道問學陽明以爲狥外非惟不知朱子而其空虛外義之弊不益瞭然也哉

答陳器之云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知孔門

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別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

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

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

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

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按朱子答林德久云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卻說得詳盡因並兩次所言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玩答林書所云即指答陳書自在乙卯

朱子註孟子教人於四端擴充孟子或問又教人不可只在發處用功二義須參看教人擴充四端者欲人由情知性也教人不可只在發處用功者欲人先主敬立

本則有以存心若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未發時無所用力則工夫之不及者多此朱子與南軒先生諄諄言之也此篇於四德四端反復詳言如此精密者蓋主敬立本是補小學第一著工夫若不由情知性依舊是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必墮於空虛如陸氏之學不細心體驗性情所以任意乖張必陷於茫昧如俗儒之學不細心體驗性情所以止了文義故極力發明耳性是太極以下原孟子明性善之旨也蓋四端之未發以下原性中本有四德故有四端也然四端之未發以下正教人就發處驗得由情知性也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

曉以下言仁義統體智也仁義雖對立以下言仁包四者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以下言智能成始成終終則有始也必如是歷歷用功方有以存心立本而心之肅然主敬者純是天理存在此處存發在此處發隨時隨地無非用功處則知二義實相須而不相礙矣嗚呼朱子之示人至矣哉不知四德條理由情知性已大不可不知對立關鍵仁包四者智能終始之旨則終散漫無紀本原不定也若夫執一草一木亦有理之說謂性情與草木平鋪用功者豈足與言朱子聖學哉

答林德久云彭書荷留意此公之去深爲可惜所喻日用

功夫甚懸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某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卻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

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敎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又答林德久云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今歲適有科舉之累來者亦無多人持敬之云誠如所諭此是最緊切處

大病之餘又苦目昏讀書不得兀坐終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冲漠無朕一段可見矣

此二書讀者當細玩蓋朱子格物之功以知性爲要吾儒學朱子之學亦以知性爲要○補小學必從主敬下手入大學必從志學志道下手知性工夫必從本心發端體驗本原著實擴充於孟子太極圖說加意研究反之身心果見仁義禮知意思情狀在這裏又反到思慮未萌事物未至時只有渾渾融融大正欽明氣象在這

裏確有據依絕不是恍惚影響始覺得說虛說空及疑有四塊者皆不得謂之知性也始覺得四者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兀坐終日甚有味也始覺得未感時便有分別不待感時方有分別也此義至微至大滋味無窮所以立人之道與立天地之道一般無始無終俱在知性討消息明儒惟薛敬軒透此旨彼雜禪者豈能與於此哉

二書篇首殿記數語科舉數語自在乙卯

福州學經史閣記云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

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治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

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旣開之以古人敎學之意而後爲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淸明純一眞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並書以遺之慶元

初元九月

玩是記知朱子防後世詞章記誦訓詁之弊深且遠矣自宋末歷元諸儒多以博覽精考爲朱子正派其上焉者能礪廉隅立名節以佐其博物洽聞之學不失儒者氣象而按之朱子盡道之全體大用進學之積實從容已隔幾重矣至於專尚詞章記誦訓詁者不知去朱子幾尋丈而猶以宗朱子爲名良可歎已有志學朱子者必奉是記爲準著實主敬存養使本心淸明淡定不爲感惕不爲利疚而讀書窮理以栽培之細循工夫先後本末之序盡其明體達用之量然後隨其所造之淺深

皆能得朱子之遺教矣不知用力於明新止善之本而徒靠紙上著工夫豈朱子所許者哉

答𡑋亞夫書云某去歲到闕不及五旬而能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有入頭處

按朱子曰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概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卻要理會內不

管外面卻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爲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以朱子此段合之湯林所錄乃知朱子之學立體應用無少欠缺朱子所云心上理會要見裏面是甚底物事卓然在這裏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云者原在心裏四德用工夫心裏四德實統天下事物故答亞夫所云見得本來明德之體與象山之理會內不同象山只言此心本無虧欠其於明德體用實不曾見得其不見得者由不用持敬窮理工夫也蓋朱子是時明德之體呈露昭著動靜一致處處是這裏面物事貫通實非象山可比學者果能透得朱

子根本在裏面用工夫內外本末上下毫無間隔方知
朱陸不同陽明晚年定論之說直不知朱子者耳不然
雖連篇累牘究何益哉
答林德久云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欠工夫間爲福
州學作一記發明此意欲寫奉寄以斯遠亟欲附家報未
能辦俟後便也又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
其不如此者
此書即在福學記後自在乙卯
此卽先儒所謂晚年指示本體之意也在朱子之意是
說文字論本原工夫者少故特著此記非教人做工夫

未嘗於本原上發揮也如語類中指示本原已十數年
於玆矣豈至六十六歲始敎人重本原乎
楚辭集註成序云右楚詞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
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
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
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
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
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
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
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

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所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

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强附於其事之巳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舊編粗加㯺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按年譜註楊楫跋云慶元乙卯楫侍先生於考亭精舍先生憂時之意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註楚辭

一篇玩此朱子是篇實有苦心後儒有議之者烏知朱子哉當慶元初侂冑秉政羣小弄權子直竄流正人削跡寗宗一懷王也侂冑一上官大夫也南宋一弱楚也睹此昏亂景象危殆世局凡爲臣子有忠愛之心者咸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或著歌詠以冀君上悔悟詭心畜邦於萬一焉朱子註楚辭之苦心於此序見之矣彼烏知朱子哉

學校貢舉私議畧曰古者學校貢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敎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地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

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又曰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

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途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

按是篇作於乙卯見語類一百九卷朱子是時退老田間無復用世而教人材培國本之意未嘗不惓惓也著為私議六條後世誠遵而行之則士皆尚實行敦實學通世務體用兼該不為浮辭無用之學矣然教之者難

其人必如明道先生熙寧議方能得老成以爲士表六條乃可次第舉行蓋熙寧議經也貢舉私議緯也一經一緯而士行正人材出風俗淳治道其進於古乎

前朝自陽明集朱子晩年定論宗其說者以朱子晩年用力於本體試讀此篇教人通經習史爲治平之用則知尊德性道問學是當年立教定式也

朱子曰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又曰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

此心只是東去西走

朱子出示理會科舉文字大要欲均諸州解額仍乞罷詩賦專經學論策條目井井云且得士人讀些書三十年後恐有人出

以上湯泳錄

心上理會定由於多讀書此朱子教人定本若不多讀書安能心定於理乎

丙辰朱子六十七歲

答張元德云衡陽之訃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

頻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雖閑中講學固爲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爲懼而賢者乃以勸彭丈何也熹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是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爲佳耳所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卻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

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為一書而未暇

大抵讀書求義寧畧毋詳寧疏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辭密故拘

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

朱子實見聖學正脈必從窮理收心方能路逕不差二項工夫非讀書不能有得何也不知讀書以淑身者書自書理自理能淑身者以書載聖賢身心道理窮是書之理則明吾心之理不知讀書以收心者書自書心自心能收心者以書載聖賢收斂身心工夫入是書之門

戸則凝吾心之性命決非二事也成誦尤是先著成誦方可由此窮理收心不成誦又何望乎靜坐亦是入門要著但看得重偏向那一邊去便不可所以讀書以明義理主敬以防虛靜朱子終身拳拳於此二者何得謂晚年專重本體不教人讀書也

按衡陽之訃謂趙汝愚卒於衡州也此書自在丙辰答靜坐書未詳附後

始修禮書

按年譜云先是草奏欲乞修三禮會去國不及上至是歲始修焉

自南宋以前三禮並存無有綱紀朱子特以儀禮為經周禮大小戴記及諸經有及於禮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自為一篇以附其目有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而喪禮祭禮則勉齋先生續之於是禮經有綱有紀習之者得有所宗主以尋流溯源矣嗚呼禮者人之大經也自貌言動靜冠昏喪祭以至鄉射朝聘不可一事而無禮自天子以至士庶不可一人而無禮自少壯以至耄期不可一日而無禮能隆禮由禮則為有方之士不隆禮由禮則為無方之民禮之所興眾之所治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信乎禮之

所係重矣大矣所難者條目互見錯出無所循序稟程耳誠能熟復此書本太一兩儀以會其元正之身心以立其體習之日用以親其事措之政教以大其施逐卷逐條務求實用雖不能盡合先王當日之制而巳無失乎先王當日之意是書之有益於人心有裨於家國天下何如哉

通解係晚年編集朱子教人立本讀書不可缺一於此益見

朱子曰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死又卻可惜原注丙辰冬

此段黃士毅錄

答胡季隨云此一條嘗以示諸朋友有輔漢卿者下語云灑然冰解凍釋是工夫到後疑情剝落知無不至處知至則意誠而自無私欲之萌不但無顯形之過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著力遏捺苟免顯然尤悔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四出矣今日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眞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強著力做得今湖南學者所云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飫而俟其有得未

爲不是但欠窮理一節工夫耳答者乃云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卻是不原其本而強欲做此模樣殊不知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己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又云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仔細見得眞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眞耳又云先立根本後立趨嚮卽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

後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又云外面只有些罅隙便走了此語分明不須註解只要時時將來提撕便喚得主人公常在也

諸儒皆云朱子晚年多指示本體此語固然然晚年教人窮理之功尤一刻不放鬆觀其答胡季隨者知窮理有益於涵養煞非淺鮮若窮理不精胸中安得通透灑落如自家被人薦舉非胸中實見得出處道理毫髮不能假借此心必致搖惑即出處辭受可以苟免尤悔自家心性道理未曾的確分明依舊只是影子故須窮究心性本原事物變化都是這箇則心思方定應酬始當

後二段敬字工夫親切有味此窮理涵養初非兩事也

按輔漢卿錄甲寅所聞此書中有示輔漢卿云云姑附於此

答曾致虛云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旣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者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措且五常百

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願於日用間一驗其實因風示其可否焉

按文集答致遠二書後一書本註乙卯二月一日故序此於甲寅後

欠窮理一節工夫一句斷定湖南一派之失不窮到極處所見不眞則所養亦不眞故朱子有所不滿而實有持敬之心則南軒得力境候蓋實用力於敬日用工夫自有總會處與窮理相貫通非用功者不喻也

答李晦叔云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

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得力處耳

又答李晦叔云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即爲血氣

李晦叔問云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乃是持敬用力之久便覺得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某尋常試之誠覺得如此然於閑處又卻不然朱子曰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只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

又答李晦叔云若是冥然都無覺處則此能致知者是何人耶此是最親切處所宜深察

又答李晦叔云此是至親切處龜山之說亦不謂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功夫接續不令間斷耳又曰罷卻許多閑安排除卻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腳

又曰君欲正心誠意須是格物致知

五段皆是身心吃緊處學者逐段返之於心切實用工何得以涵養專推他家耶果切實用功則居敬窮理自是一事安肯以涵養專推他家耶五段云只此操時當

處便存只要工夫不間斷此入手要訣一段云日用間只見本心義理不見有他物此用工實據到此地位自知朱子尊道合一之妙決不他求矣

按氣一肌膚二條之下一條晦叔云伊川罷說書而辭朝官先生罷侍講而辭待制事體實同朱子曰此事不敢自分疏後世自有公論則此答自在乙卯後前後五書並附

答林德久云別紙所論敬爲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卽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爲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功

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欲他不得

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驗

此書所云心無私欲此處便有本來生意尤是求仁第一義識得生意方知吉凶同患立人達人從心苗發出假借不得也無私欲而並無生意只是冷灰異端之致豈聖門求仁之旨哉

答任伯起云所喻己業荒廢此亦深以爲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熹病衰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

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此一書自在甲寅後

此書前答任伯起云示諭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

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又云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玩此二書語語親切學者反身體驗自有得力後一書朱子此時險夷死生久已覩之如一幾於化矣學道須到此地位方妥穩是究竟處

答張元德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人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卻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

字貫通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朱子晚年不專教人靜坐蓋防虛寂也

黃叔重問朱子云程先生論鳶飛魚躍處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殊詳先生舊說蓋謂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意其曰必者非有人以必之曰勿者非有人以勿之者蓋謂有主張是者而實未嘗有所為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

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畧無滯礙耳所謂必有事而勿正心者若有所事而不爲所累云爾此存主之要法蓋必如此方得見此理流行無礙耳銖見得此說似無可疑而朋友間多主舊說朱子答云舊說固好似涉安排今說若見得破則卽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不待說盡下句矣可更猛著精彩稍似遲慢便蹉過也

朱子今說得叔重一問聖學工夫顯有把柄不比他家處見所云見得破卽此須臾之頃此體已洞然者謂功深見大當此心有事勿正處卽是全體呈露妙用顯行

不待說盡括潑潑地方見此理流行無礙所以須猛著精彩常存此洞然氣象而操存省察不使有毫髮之間斷也旨哉言乎○董銖從朱子最早以錄在丙辰故附之

答謝成之云某病老益衰今年尤甚亦理之常所恨聞道既晚而行之不力上無以悟主聽下無以變時習而使斯文蒙其黮闇是則不能無愧於古人耳若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

之閒者其損益相萬萬矣

朱子教人有體有用禮樂數條實是自己本分內事直從天命源頭透來非虛語也蓋無私欲之本體原有融洩洩生意在所以自古聖賢皆是吉凶同患立達相通底如典禮命討祗以安民食貨賓師都歸農政若不如是皐陶箕子豈能一日安哉後世教法惟胡安定先生治事齋得此遺意必講之有素行之有效方能直達生意無有虧欠也彼篇牘工拙不過釣名弋譽之私心損壞仁體特甚此朱子所以拳拳垂誡耳

玩斯文蒙其鼎鬪之語自在禁僞學時故附於丙辰後

答曾無疑云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顧此迂濶干觸科禁恐非賢者進取之利更冀審於未動之前毋使貽後日之悔焉乃所願也

又答曾無疑云嘗聞之孟子之言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爲而學也然欲存此則必有以識此之爲何物而後有以存之能識之則所以存之者又必勉勉孜孜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幾也

此君子之所以爲學者而終身勉焉唯恐一毫之不盡而不敢少貳其心者也今足下自謂學無本原心常駁雜豈亦自覺其未嘗用力於此而然耶此其自知亦明矣然又欲因其固有而循習之則亦可以殊塗而同歸則未知足下所謂固有者爲何物又如何而循習之與何者爲殊塗又固謂欲何許也又謂雖舊習之未忘而未嘗爲學之累則又未知今之新者爲何學而昔之舊者若何而能不爲之累也凡此所云竊恐非獨熹之愚有所未解意者足下之心亦未必眞能別其孰爲同異而孰爲是非也足下幸試思之其然乎其不然乎如其果然則願姑以前者所引

孟子之言爲主而博考古昔聖賢之道以參驗之則夫人之所爲而學與其所以學者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我向之所謂固有所謂同歸者姑爲有以識之而知昔之舊者眞不足爲而果有累乎今日之新矣人之爲學必其有以先識乎此而知取舍之所定然後其工夫利病可得而言如其不然徒爲論說皆是空言無下落處無所補於事也景陽季章於此皆嘗有聞雖未知其後來所進如何然苟善取之亦當有以爲助矣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工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

足爲重輕也不審明者亦有意乎

又答曾無疑云孝弟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出此但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弟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

其所謂孝弟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弟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弟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為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柙而已何足道哉

遷嘗謂讀論語當先體驗人之生也直章讀孟子當先體驗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必有不甘於罔生幸免念頭方能循志據依游規模做去必有不甘為庶民禽獸念頭方能循善信美大規模做去然其不能果決振奮者由於舊習能否世俗毀譽身計通塞三種病根為之障蔽故必去此病根方能向學欲去病根仍在不為罔

生禽獸著念能去病根可爲君子不去病根便是禽獸所以朱子教人先以立志不爲禽獸爲主循聖賢所謂學問思辨行實實做工夫進一步方覺心不存知不致底病痛又進一步方覺能存心能致知底滋味必知滋味則三種病根可淨向上階級可漸次而升此君子之學有所爲而爲而爲學之功有序可循者誠以不甘爲禽獸之罔生故也果能如是則孝弟忠恕皆是仁義禮知所發生流注有源可守有委可達通神明光四海一以貫之俱在於此自與拘守一行者不同豈待於外求者哉然克念罔念即在轉瞬間是以君子兢業終身惟

恐失墜讀書窮理克己集義身心中有著實工夫從生
至死精明篤恭可危也夫可懼也夫

前一書干觸科禁數語自是禁僞學時後書俱承前書
申明故附之

答曾景建云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
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何所用於斯世公
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
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
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
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

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概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錄示先大父司直公所記龜山先生語前此所未見然以其他語推之知其誠出於龜山無疑也

又答曾景建云便中辱書備知向來偏參反求始末而又深以主一窮理得所歸宿爲喜也然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易而守之爲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

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騖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淸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異端之蔽自是己分上差卻入路欠卻工夫其迷溺者固無足道其慨然以攘斥爲己任者又未免有外貪內虛之患亦徒爲譊譊而已若之何而能喻諸人哉幸更思之若於己分上眞實下得切己工夫則於此等亦有所不暇矣

前書與福州學經史閣記同旨朱子教人涓滴歸源意也讀者宜依法自做工夫不可忽畧後書卻申前意攘

斥異端數語尤爲金鑑
按二書未詳何年玩後前此辱書中云主一云先德所
抄龜山語與此二書相應則此二書自在後書之前故
記於丙辰後
答胡季隨云熹憂患侵陵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交痛相
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惡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
望而離羣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
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爲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
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
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

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並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逝深可憂懼

善不可名性朱子拳拳力辨其非此說流衍不已明朝無善無惡之宗旨橫行至今尙有附和之者乃知朱子先見之明若逆知後世之弊其防微杜漸之心不千載如揭哉

玩篇首憂患數語自在暮年丙辰謗興故姑附於此

答劉季章云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

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卽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眞知是非之

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

又答劉季章云所喻已恐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卻不然者只此分疏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況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制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疏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

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眞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卽寄去王晉輔好且勸他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家道理分明是爲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閑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

朱子又有答季章云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二句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卻說正其誼四句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卻不若董生之有力玩此義理之界極其分明由朱子

此時心目間只是義理不見他物一切利害撦曳不動所以敎孚章如此切實此窮理之功有助於涵養也

玩此一書未詳何年玩漕應擢落語自是謗興之時又與答曾無疑同時姑附於丙辰

答孫敬甫云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姑使無愧於吾心則可矣他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喻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

的故樂以告朋友也如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國自卓然非其傳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折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起其紛拏不遂之端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把

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卻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解經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杲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卻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瞋目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

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爲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爲彼瞋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

又答孫敬甫云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於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

俟旦夕抄得卻附便奉寄但近緣僞學禁嚴不敢從人借書吏故頗費力耳

前書先言用功之要正朱子主敬純熟所以與象山絕不相同後言象山之失自禪宗來合玉山講義觀之則朱子傳聖道之脈放淫辭之害於此二篇見之矣講義所云仁義禮智皆具於心此致知親切處而仁義禮知根於心而不失者非主敬不能養故此言持敬致知實交相發也迨於能敬以養仁義禮知之性則性中所有自是廣居性之感物而應者無非仁義禮知之所貫通大事小事總不外此眞向大路由之而無疑者也朱子

自早年卽用力於此中間歷許多轉折探討積累涵養至六十七歲覺得仁義禮知底道理都在這裏愈久愈熟純一端的故告之友朋訓於門人者不覺言之詳明出之親切以傳道於學子象山深非持敬借聖賢之言改頭換面以發己見是以朱子剖其根原破其巧術使善匿者無所藏身矣後一書詳言格致工夫在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其教人窮理諄諄垂訓如此彼謂晚年指示本體同於陸氏者豈其然哉

又曰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

包著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少能看得如此

又曰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求新見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身徵民不繆不悖無疑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洪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又曰讀書旣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

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決以溉田若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汲汲焉以看史爲先務是猶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又曰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才發便被氣禀物欲隨即蔽錮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又曰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又言今人見曾子唯一貫之

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富與貴章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

或問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

可易者朱子曰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今學者如爲忠爲孝爲仁爲義但只據眼前理會得箇皮膚便休都不曾理會得那徹心徹髓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理會教徹不成只說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厚而已萬物萬事吾知其爲萬物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載者廣曰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

不容已者所謂太極則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人須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卻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不爲禪學者只是未曾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程門高弟上蔡龜山也時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下也須疑他那下有箇好處在大凡爲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敎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如喫菓子先去其皮殼後食其肉更和那核子都咬破始得大學之道所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謂於事物之理各極其至窮到盡頭今人於外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會而中間核子未破則所理會得

者亦未必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峯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裏之意卻恐遺了外面許多事某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偏方是儒者之學

又曰人於仁義禮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四者須當日夕體究令分曉精確其初發時毫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如人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不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者皆是失其本心此處皆當體察必有所以然也只此便是日用間做工夫處

又曰人心於應事時只如那無事時方好又曰人心能操

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又云惻隱羞惡是已發處人須是於未發時有工夫始得

又曰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湊著那天然恰好處

問必有事焉孟子論養氣只是謂集義程子以之說鳶飛魚躍之妙乃是言此心之存耳朱子曰孟子謂必有事焉者言養氣當用工夫而所謂工夫則集義是也非便以此句爲集義之訓至程子則借以言是心之存而天理流行

之妙自見耳只此一句已足又恐人太以此事爲重則天理反塞而不得行故又以勿正心言之然此事易說得近禪去廣云所謂易說得近禪者莫是如程子所謂事則不無擬心則差之說否曰也是如此廣云若只以此一句說則易得近禪若以全章觀之如費而隱與造端乎夫婦兩句便自與禪不同曰須是事事物物上皆見得此道理方是他釋氏也說佛事門中不遺一法然只如此說看他做事卻全不如此廣云舊說多以天地聖人所不知不能及鳶飛魚躍爲道之隱所以易入於禪唯謝氏引夫子與點之事以明之實爲精切故程子謂浴沂風雩詠歸言樂而

得其所也蓋孔子志在使萬物各得其所曾點知之故孔子與之曰曾點他於事事物物上眞箇見得此道理故隨所在而樂廣云到此已兩月蒙先生敎誨不一而足近來靜坐時收斂得心意稍定讀書時亦覺頗有意味但廣老矣望先生痛加敎誨朱子笑曰某亦不敢不盡誠如今許多道理也只得恁地說所以不如古人者只欠箇古人眞見耳如曾子說忠恕是他開眼便見得眞箇可以一貫忠爲體恕爲用萬事皆可以一貫如今人須是對冊子上安排對副方始說得近似少間不說又都不見了所以不濟事正淳云某雖不曾理會禪看來聖人之說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皆是實理流行釋氏只管向上去是空理流行曰他雖是說空理然眞箇見得那空理流行自家雖是說實理然只是說耳初不曾眞箇見得那實理流行也釋氏空底卻做得實自家實底卻做得空緊要處只爭這些子伶利者雖理會得文義卻不曾眞見質朴者和文義都理會不得譬如撐船著淺了無緣撐得動須是源頭決開放得那水來則船無大小無不浮矣廣云所謂源頭工夫莫只是存養修治否曰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到然存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存得底存養便是養那窮得底

又曰今有一種學者愛說某自某月某日有一箇悟處後覺及問他如何地悟又卻不說便是曾子傳夫子一貫之道也須說有箇來歷因做甚麽工夫聞甚麽說話方能如此今若云都不可說只是截自甚月甚日爲始已前都不是已後都是則無此理人心存亡之決只在一息間此心常存則皆是此心才亡便不是聖賢教人只據眼前便著實做將去孟子猶說存心養性孔子不說此樣話但云時習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無求安飽敏愼就正非禮勿視聽言動如見如承不欲勿施其言也訒學者初做時固不能無間斷做來做去做到徹時自然純熟自然光明一刻有

一刻工夫一時有一時工夫一日有一日工夫豈有截自某日爲始前段都不是後段都是底道理如曾子未聞一貫之說時他須如敬孝慈信件件都實理會得了實做將去零零碎碎煞著了工夫只是爭些小在及聞一貫之說他便於言下將那實心來承當得體認得平日許多工夫千頭萬緒皆是此箇實心做將出來如今人說者只是箇虛底一以貫之耳

諭廣曰今講學也須如此更望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頓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卻是自家物事

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到此侍教誨三月雖昏愚亦自覺與前日不同方始有箇進修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裏不在這裏也不說要如何頓段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才覺放心便在此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禀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禀有偏駁夾雜處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

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來大段精切

又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間覺得輕率處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時自省覺自收斂稍緩縱則失之矣翌日廣請曰自到師席下一日見先生泛說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又一日見先生說如今學者大要在喚醒上自此方知得做工夫底道理今靜坐時讀書玩味時此心常在一與事接心便緩散了所以輕率之病見於言動得先生警誨自此更當於此處加省察收攝

之功然侍教只數日更望痛加教飭朱子𡬶久舉伊川說曰人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又一說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公且說看是如何廣云云朱子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指理言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指私欲言以理爲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如一泓淸水有少許砂土便見

或問人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朱子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無此等思慮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如人喜做不要

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横生一念要別尋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隔夕有爲去意見之說者此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眞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致中和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充廣仁義之心是也今卻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

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欲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才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心中十字上立方是致中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廣云數日敬聽先生教誨做工夫處左右前後內外本末無不周密所謂盛水不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以上輔廣錄

按朱子立教盡是切要工夫其中錯綜互見者皆井然有條學者須潛心理會將聖賢言語玩味漸覺此重彼輕就意見上存其眞者去其妄者視聽言動不可輕易稍縱縱則失之能如是庶幾正心發露可以默識主宰而存之著緊體驗造到卓然精明然後於未發之前虛明之本體分曉事至物來只以此處之漸充漸滿則實理之有諸己者流行不滯與禪家空理流行者霄壤不同到此時原來全體通明者乃得光明燦爛四方八面無不照徹復全其虛明之本體矣朱子於根本處如此

喫緊如此提醒何等親切要妙以此自學以此教人皆以其所得力者曲曲道出後之尊朱子者不從此處指出眼目以契朱子之心傳以立後學之準則漫於句讀文義斤斤墨守前後相承儼然立一宗派竟若朱子之學只在句讀文義之間是啟宗陸王者之辨而予之以口實也尊朱子而不知朱子學術實由於此惜哉

直卿云舊嘗問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處此是收拾知覺底心收拾義理底心朱子曰知覺在義理便在只是有深淺

此段林學蒙錄

初投朱子書以此心不妄動為主敬之說朱子曰主敬二

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吾學非比釋氏須是窮理

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朱子曰是如此

問私意物欲方蔽錮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眞曰這箇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

又曰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來也有箇安頓處譬如人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著落處

士毅稟歸請敎朱子曰只前數日說底便是只要去做工

夫又曰學者最怕不知蹊徑難與他說今日有一朋友將書來說從外面去不知何益不免說與他教看孟子存心一段人須是識得自家物事且如存心若不識得他如何存得如今既知蹊徑且與他做去只如主敬窮理不可偏廢這兩件事如踏一物一般踏著這頭那頭便動如行步左足起右足自來

以上黃士毅錄按士毅錄不紀年以所錄多與輔廣同故附於甲寅後

朱子曰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箇卻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

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箇
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脈絡自有貫通處
又曰四端皆自人心發出惻隱本是說愛愛則是說仁如
見孺子將入井而救之此心只是愛這孺子惻隱原在這
心裏面被外面事觸起羞惡辭遜是非亦然格物便是從
此四者推將去要見裏面是甚底物事
問推四端無出乎守朱子曰學者須見得守底是甚底物
事人只是一箇心識得箇心卓然在這裏無走作雖不守
亦自在學者且恁守將去
問戒慎恐懼能存天理了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朱子曰

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卻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卻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恁驚惶震懼略是箇敬底模樣如此然道著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著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如人之氣才呼便出吸便入

問鳶飛魚躍集注一段朱子曰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甚麼物使得他如此便是隱在入則語默動靜無非此理

只從這裏收一收謂收心這箇便在

以上林賜錄

又曰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其用與天地流通云云朱子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卽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此段不知何氏錄年歲無考姑附記於此後兩行卽文集答陳安卿

因說某入開廣可喜甚難得只是讀書全未有是處學者

須是有業次竊疑諸公亦未免如此德明與張顯父在坐竦然聽教朱子言前輩諸賢多只是略綽見得箇道理便休少有苦心理會者須是專心致意一切從原頭理會過且如讀堯舜典歷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玉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又如禮書冠婚喪祭王朝邦國許多制度逐一講究因言趙丞相論廟制不取荊公之說編奏議時已編作細註不知荊公所論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講究毀廟之禮當是時除拆已甚不應儀禮可笑子直一生工夫只是編奏議今諸人之學又只是做奏議以下工夫一種稍勝者又只做得西漢以下工

夫無人就堯舜三代源頭處理會來

此段廖德明錄癸巳僴宣廟在甲寅

按林錄皆切要語朱子教法全在心上用功收斂自是要著戒懼謹獨語默動靜只從這裏收一收何其密也格物只從四者推將去何其有源也須從有源推廣若不推廣窮究尚書禮書一一體會則四者分量不盡雖收心亦無用且於源頭處多虧欠矣讀書窮理豈可一日曠哉

又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之有幹又曰貞固以貞

爲骨子則堅定不可移易

又曰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是此心之仁仁卽天德之元元卽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

又曰學者爲學未問眞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

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

又曰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尊德性道問學致中和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依舊自明自家若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著力主敬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

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旣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朱子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才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才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子細理會才說太快便失卻此項工夫也

又曰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所當知事是此心所當

爲不與埋沒了他可惜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爲之又云人心皆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但人陷溺其心於是此理不明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得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

又曰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如顏子穎悟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魯逐件逐事一一根究著落到底故孔子告以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發出忠恕二字大煞分明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也學者戒慎恐懼而謹獨

所以存省乎此也格物者窮究乎此也致知者眞知乎此也能如此著實用功卽如此著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虛頭說矣

又曰不怨天不尤人聖人都不與己相干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腳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

朱子問銖曰伊川說善觀者卻於已發之時觀之尋常看得此語如何銖曰此語有病若只於已發處觀之恐無未發時存養工夫曰楊呂諸公說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伊川又說於已發處觀如此則是全無未發時放下底

今且四平著地放下要得平帖湛然無一毫思慮及至事物來時隨宜應接當喜怒則喜怒當哀樂則哀樂喜怒哀樂過了此心湛然者還與未發時一般方是兩下工夫若只於已發處觀則是已發了又去已發展轉多了一層卻是反鑑看來此語只說得聖人之止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是就事物上說理卻不曾說得未發時心後來伊川亦自以爲未當銖曰此須是動靜兩下用工而主靜爲本靜而存養方始動而精明曰只爲諸公不曾說得靜中未發工夫如胡氏兄弟說得已發事大猛了銖曰先生中和舊說已發其義朱子因言當時所見次第云云

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朱子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卽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卽吾身之萬物也

問先生舊說程先生論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只是程先生借孟子此兩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初無凝滯倚著之意今說却是將必有事焉作用功處說如何朱子曰必是如此方能見得這道理流行無礙也

又曰某人說書是揑合來說乃是心上病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

面流出復好錄曰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正謂此曰
然張仁叟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
一日間試看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如此檢點則
自見矣又曰讀書須將心帖在書冊上逐字看得各有著
落方好商量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
在不馳走散亂方看得文字精密如此方是有本領

以上董銖錄

叔重問所謂求放心者不是但低眉合眼死守此心而已
要須常使此心在義理上朱子曰也須有專靜之功始得
時舉因云自來見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

理便覺此心慊然前日侍坐深有得於先生醒之一字曰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惻隱羞惡是非恭敬之心所發處始得當一念慮之發不知是屬惻隱耶羞惡是非恭敬耶須是見得分明方有受用處

此段潘時舉錄

按以上所錄則知朱子之學高出諸儒之上諸儒議朱子者皆不知朱子者也有以分理氣議朱子者不知朱子分理氣者欲人於理中識氣不可認氣是理豈以理氣爲二物乎蓋天地間只是一箇理理之有象者是氣有象中之無象者是理原不可分爲二物即以人乘馬

之言論之曹月川先生深以爲非是不知朱子者大凡譬喻可以意會不可執著天下有無人之馬不可謂有無理之氣天下有無馬之人不可謂有無氣之理則朱子人馬之喻可無疑矣有靜坐久覺心通天地萬物爲格物而不宗朱子格物之說者不知朱子尊卑上下大分四句乃通天地萬物實事盡得實事正是從大頭腦流露出來若諸儒不從實事做工夫雖見得心通天地萬物終是虛見乃知朱子位育之功步步踏實地也有以巨儒不指所發言與朱註背者不知朱子長題之說即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旨更看所發即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之旨縱云性體是常感常寂常寂常感的但寂感一致不待看而無不當無不通者聖人也必須看而後當且通者賢人之學也即聖人寂感一致而感處畢竟是寂中一點發動可見處何得謂不指所發大呼孟子朱子耶大抵朱子此時已是寂感一致而教人則有塗轍可循不似諸儒向茫茫蕩蕩處去做也如知仁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看得太極分明必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日用動靜都在不馳走散亂云者正寂感一致實氣象實受用處朱子所謂理會得時者此之謂也

至於教人則緊緊著力主敬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所發

始得數語循此而行可以自下升高自近及遠不患不

至聖賢地位自知朱子之教確不可易彼捷徑頓悟者

直是影響又何怪其紛紛置喙哉

朱子曰温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

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

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　林學蒙錄

又曰在經筵時論嫡孫承重之服當時不曾帶得文字行

旋借得儀禮看又不能得分曉不免以禮律爲證後來歸

家檢注疏看分明說嗣君有廢疾不任國事者嫡孫承重

當時若寫此文字出去誰人敢爭此亦講學不熟之咎萬人傑錄

問先生須更被大任用在朱子曰某何人安得有此然亦做不得出來便敗且如在長沙城周圍甚廣而兵甚少當時事未定江上洶洶萬一兵潰必趨長沙守臣不可去只是浪戰而死此等事須是有素定家計魏公初在五路治兵積粟爲五年計然後大舉因虜人攻犯淮甸不得已爲牽制之師事旣多違魏公久廢晚年出來便做不得欲爲家計年老等不得了只是逐急去所以無成某今日亦等不得了規模素不立才出便敗廖德明錄

乙卯年朱子作科舉私議一通付過看大概欲於三年前曉示下次科場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知大義每道只六百字其餘兩場亦各不同後次又預前以某年科場別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蓋欲其逐番精通之[illegible]過錄

又曰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因所犯追來久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

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柱杖拄其橋必捉來弔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悞事

此段董銖錄

看一部稽古錄預為家計貢舉私議各作一簿日日檢點此通經史歷世務之要法學者實實能行才識便長

許多毋輕忽過

朱子聖學考畧卷九終

七世姪孫朱孫芾芬重校刊